

花木茂兮

许 锋

广东中山有个镇,叫横栏。横栏镇有几个村,都以“沙”为名,三沙、五沙、六沙。横栏曾为沧海,海水冲刷留沙而成平原,故村村名中含有“沙”字。

几个村子一个挨着一个。曾经,三沙最穷。民间有顺口溜:“有女莫嫁三沙村,餐餐食饭半钵泥。”饭钵里怎么会有泥呢?原来,那时三沙人住不上砖瓦房,屋外,老牛犁地,溅起的泥点子便“乘虚而入”,飞入农户家中。

这些都是老皇历了。

如今的三沙村,户户小洋楼,有汽车2000多辆。村民8500多人,外来打工者有近10万人。每当华灯初上,三沙村街道上车水马龙、流光溢彩,成群结队的年轻人逛街,购物,聚餐,娱乐。

如此巨大的变化,可从一位叫陈炎连的老人说起。

今年62岁的陈炎连是土生土长的三沙村人。2010年,陈炎连以中山市横栏镇三沙村农民的身份当选全国劳动模范。

陈炎连是一个脑子灵活的人。上世纪80年代,他就做过花木生意,但没赚到钱,还赔了五六千。首次“创业”失败后,他又承包了七八亩鱼塘。20万条鱼苗不过几百元,但对于他仍是天大的难题。好不容易将鱼苗下了塘,又没钱买饲料。他因地制宜,自力更生,把稻秧子碾碎,掺杂上米糠,拌匀,当作饲料喂鱼;鱼自然是营养不良,最后一统计,鱼苗存活率仅20%。

转眼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,陈炎连与同村的李炳林共同创办了镇上第一家私营花木场——正是因为这个,他们被称为横栏的“初代花农”。

命运的转机出现在1998年。陈炎连从广播里听到,国家要大力开展基础设施建设。他脑子一闪,敏锐地捕捉到,三沙的机会要来了……

岭南空气湿热,非常适合花木生长。陈炎连想,国家搞建设、搞开发,一定需要花木装点城市、乡村,这里面的市场很大。只是,一两个人搞不起来,得说服村民一起来做。可是,让大家放弃传统的劳作方式,并非易事。很多村民并不愿意放弃养殖和打鱼。

而且,还要填塘造田。岭南传统农村,前面河后面塘。长久以来,三沙人出门都走水路。稻谷熟了,装船、卸船,船来船往。走亲戚,出远门,船去船归。

陈炎连和村两委一班人,挨家挨户做思想工作,给大家鼓劲、打气。

2001年,三沙村开始筹划建设花木基地。为了给群众做示范,陈炎连带头承包了18亩地,种了秋枫、冬青。效果不错,当年收入达20多万元,成为村

里第一批富起来的花木种植户。

这下,乡亲们的心动了,田野里的风也欢快起来。

2002年,三沙村规划辟出5000亩地作为花木生产园区。没有富余的地,就以每亩1000多元的价格把分散在农户手里的鱼塘、菜地承包过来,集中力量搞花木种植。

村民的积极性逐渐被调动起来了。慢慢地,全村1550户村民,有90%种植了花木。

陈炎连和乡亲们,终于等到了“花团锦簇”的日子。

大约10年间,三沙村村民人均年收入在5000后面“悄然”加了个“0”。

2010年,广州举办亚运会。三沙村的花木,几乎被组委会买了个精光。

言及过往的经历,陈炎连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。他说,最主要还是党的政策好,乡村才能这样蓬勃发展起来!

“如今的三沙,村民年总收入4个亿。”陈炎连坐在他的“花木场”里,晒着阳光,一脸自豪。

一

三沙有个“花协”,全称三沙花卉协会。2004年由陈炎连发起创办。花协成立以后,财政拨了款,协会有了固定的办公楼,成立了党支部。门上,挂着“中山市花木产业研发中心”“广东农村信息直通车工程省级重点示范点”“中山市农民夜校”“中山市干部党性教育现场教学基地”等牌子。

2014年,李炳林接任三沙花卉协会会长。1992年,李炳林曾经承包了24亩地种苗木。可当时他腰包瘪,没钱买种子。但广东湛江芒果树多,果核也多。李炳林穿着汗衫,戴着草帽,拎着编织袋子,走街串巷,捡了一袋又一袋果核,好不容易运回三沙。

果核,黏,黄,沾了土,也脏。他先洗干净,再收集起来放在阴凉处晾干;待表面的水分蒸发掉,再沿着果核的边缘剪开,取出里面的种子;再将种子的薄膜去掉,放在水里浸泡;每天换水,5天左右,种子长出了小小的芽。

1000多枚种子,承载着他的希望。此外,他还种了大王椰子。

椰子树发芽后,芽很甜,特别招老鼠。李炳林到处去捡饮料瓶,但那时塑料瓶少,从三沙到中山市区几十里的路,他每天骑着自行车,拖着个竹筐,最多一天捡回来100多个塑料瓶。用剪刀从塑料瓶中间一分二,不大不小,一头套一棵椰子树芽,这下,再厉害的老鼠也是无从下口了。

他种了1000多棵椰子树,成本一棵1元,3年后,一棵卖到了145元。

20多年,李炳林的花木场规模从

创业之初的20多亩发展到2000多亩,分布在中山、珠海、江门各地,年收入从几万元变成上千万元。

在陈炎连、李炳林等人的带动下,三沙村民共同富裕,村集体收入也“水涨船高”。“2002年我们村土地租金每亩只有600块左右,现在涨到两万多块;土地产值每亩从原来两三千涨到四五万”,李炳林说。

李炳林还研究水生植物的水质改造。近来,在广东省科技厅农村科技特派员的指导下,困扰他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。他的硕大的池塘里,莲叶田田,红色、白色的荷花出淤泥而不染,立于水面,娉娉婷婷;水中,菖蒲、芦苇、紫莎草影影绰绰,长短相形,高下相倾,和谐共生。

2018年,李炳林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、农业部授予“全国农业劳动模范”。

今年已71岁的李炳林依然勤谨,且不服老。我们在他的“水上观测台”聊了会几天,离开时,已是午时。经过田间,他突然蹲下身去,仔细观察一株小苗的生长态势,黝红的脸颊,在日头下,显得更加健朗。

二

横栏镇也有个花木协会,简称“横栏花协”。2019年10月29日,80后农民梁中华接过前任接力棒,担任会长。

“我们这里很多人都是‘苗二代’,有两三千人。”

梁中华这几年经常往云南昭通跑。中山与昭通是东西部扶贫协作城市。作为中山市花卉苗木行业产业扶贫的先锋队员,他一方面要想方设法让昭通农民走上富裕之路,另一方面也要为横栏花木走得更远突围探路。

从2017年开始,3年来,100多张飞机票、火车票,20多万公里的行程——这位年轻的“苗二代”,足迹走遍昭通的盐津、永善等地,把来自横栏的10万株苗木种到了盐津、永善两层大大小小的村庄、田野、山间。

2020年11月,盐津县中和镇艾田村的三角梅已经长成,远远望去,一株株梅花,叶片青翠,绿意盎然。再过几个月就可结苞、开花。而所有的三角梅都由梁中华负责收购。“我们采取的方式是共赢,扶志、扶技、扶平台、同进退。”按照签订的协议,种三角梅的农户每人年收入将在万元以上。

昔日毫不起眼的横栏,每日里,从早上6点多钟开始,大货车就已经开始奔跑;高峰期每天车流量在500台以上。拥有40多年花木产业发展历史的横栏,已成为华南地区重要的花木集散地,除广东外,产品还销往福建、广西、

湖南、四川、重庆等地,年销售额近30亿元。

“横栏的扦插技术在全国来说都是领先的。”梁中华说,上世纪90年代,扦插成活率还只有百分之五六十,现在呢,“种1万棵,只有十几棵不成活。”

只是,市场会在随时发生变化,客户对横栏花木的品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。现在,横栏发展出了1000多个苗木品种。“品种引进了,但技术也得跟上。”

以前,为了学技术,梁中华要花钱请专家,有时候还请不来。如今,省上定点帮扶,省科技厅20个团队44名农村科技特派员频繁前来,在家门口免费传技术,村民免费学技术。

梁中华还发起成立“卉盛苗木研究院”,由广东省农科院教授团队指导开展苗木品种改良、新品种研发等科研项目,积极发挥“卉盛农业”作为龙头企业的示范引领作用,带动全镇花木产业向信息化、标准化、科技化发展。

横栏花木,已呈百花齐放之势。

一村兴,村村兴。

横栏街头,看不到闲人。百万元户、千万元户都在地里忙。

各花木基地内,变叶木、龙船花、毛杜鹃、红叶朱蕉、铁架三角梅、紫花风铃木、蓝花楹、海棠树、椰子树、造型罗汉松,姹紫嫣红,花香馥郁,造型奇特,赏心悦目。地被、灌木类产品一年四季常青。所有花木产品全部为容器苗、袋装苗,易活、易挪、易种。商品属性鲜明。全镇种植总面积约3万亩,其中连片超过1万亩,辐射镇外面积超过30万亩,已形成以三沙村和五沙村为中心的绿色产业带。

一业兴,百业旺。

依托花木产业,有的人成了货运经营者,有了自己的货车;有的人成了旅游中介,“横栏一日游”,日进千元;有的人掌握了专门技术——挖树、挪树、吊树、栽树,新职业应运而生;有的人开办生态园,宾朋如云;有的人研究有机肥,营养一片沃土……

昔日贫穷落后的横栏,先后被评为“中国花木之乡”“广东省森林小镇”“省级一村一品、一镇一业花卉苗木专业镇”。2019年,横栏镇花木产业园被认定为珠三角19个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之一。2020年获批准建设省级农业科技园区。广东省科技厅还支持横栏建立花木产业创新平台,重点推动新产品、新技术、新成果的创新、开发、集成应用与示范展示。

一份事业,有人传承,有人接力,方能兴旺。如今,横栏花农中,骨干为三四十岁的年轻人。而更为年轻的“苗三代”们,大学毕业后也选择归乡,继承父业,投身花木产业。

横栏——花木茂兮!



我与一座城

我第一次来烟台,是参加“蓝色潮”诗歌笔会。那时候我还在故乡海阳,正迷恋于写诗,对外面的世界充满憧憬。“蓝色潮”笔会很浪漫,朋友们相聚海边,谈文学,谈理想,觉得整个烟台都是蓝色的。海浪拍在礁石上,溅起的水珠落在嘴里,有些咸涩,与那个年龄的激情与梦想仿佛是同样的味道。烟台的街巷,烟台的楼房,烟台的海景,在我眼里都是新奇的。后来,我的第一首诗作在《烟台日报》的“半岛”副刊发表了。那种温暖与振奋,近三十年来一直留在我的心头。

我与烟台的最初“相遇”,是因为文学。后来我融入这座城市,也是因为文学。文学在我与烟台之间,已经不仅仅是一种书写和表达,更是一种深度的理解与融入。我对生活的憧憬和向往,对人生意义的追求,都以文学的方式在烟台落地、扎根与生长。1997年大学毕业后,我留在烟台工作,在建设路附近的铁路宿舍租了一间平房,每天坐班车上下班,过起了在乡下时曾经那么向往的城市生活。记得那时租住的房屋,夏日漏雨,冬天会有雪片从屋顶窜进屋来。在孤寒的冬夜,我的心里却燃着一团火,对生活、对工作、对文学,有着无限的热情。

后来,我从报纸上读到一个故事,若干年前烟台所城的老城墙拆除时,有当地老人捡了一块砖,专门拿回家珍藏。所城是“奇山守御千户所”的俗称,始建于明洪武三十一年,坐落在距离大海不远的地方,可以说是烟台城市发展的一个原点。珍藏一块砖,这是所城后人留存历史的一种方式,也是我心目中最朴素的对于生活的态度。读到那则消息后,我很想去寻访那位老人,听他讲述过去的人与事,可惜最后也没有寻着。后来因为工作的关系,我参与了若干个村庄的搬迁,并写下一些相关题材的小说。在这个过程中,我真诚地采访和书写过那些普通人的爱与愁、困惑与坚守,书写过他们的选择、遭遇和梦想。作为一个写作者,这些珍贵的采访经历,是值得珍藏的。

初旺是烟台最大的渔村,也是“渔灯节”的代表村落,就在如今的烟台开发区境内。在城市化进程中,这个渔村被保留了下来。我曾在初旺渔村采访过五十多位老船长,他们的故事,是关于大海的艰辛记忆,也是关于这座城市的“乡愁”。有位老船长讲到,当年若是遇到大风天气,渔船稍不小心就会被风浪打翻,渔民即使爬上了岸,因为这一带荒无人烟,常常也不得不忍饥挨冻。讲这些往事的时候,老船长看了一眼如今的滨海路,沿着海边是灯火璀璨的新城,他不禁流下了眼泪。

海对我来说,已经成为一种日常。家住海边,夜晚睡梦中都可以听到海的声音。每天散步,都是沿着海边走的。有时候,可以一个人面朝大海大声呼喊,并不期待回音。更多的时候,我是沉默的,沿着海边走,很多想不明白的



上图:山东烟台城市风光。本版图片来源:影像中国

在烟台看海

王月鹏

事,渐渐会变得明朗和清晰。

曾经,我与摄影家朋友在烟台的乡村里游走,寻访日渐消逝的农具。这是我理解烟台的一个切入点。那些农具大多被荒弃了,他们的主人来到城里打工,努力融入新兴的城市,就像我当年刚到烟台时的样子。我曾采访过一个租住在烟台城里的打工者,他想方设法让自己的孩子充满阳光地成长,这个故事对我的内心产生极大震撼。好些年前,我还曾亲见这座城市的一场特殊的婚礼,一辆人力三轮车载着新娘,紧随其后的是浩浩荡荡的三轮车队,全是新郎的工友们自发组织起来的,他们在广场上拍摄婚纱照。那是我见过的最为感人的婚礼现场,三轮车夫们对待生活的态度深深感染了我。

后来,工作和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,我对那些具体的细节也逐渐忽略了。某个午后,我陪着妻子和女儿从小区不远处的河边走过。那是入海口的一条小河。因为守着浩瀚大海,我的潜意识里是不曾在意过这样一条小河的。我们从河边走过时,一步一景,越走越内心越安宁、越放松。我开始反思自己,在海边生活二十多年,似乎从未关注过这条汇入大海的河水。我更多看到的是大海之“大”,而忽略了汇聚成海的那些涓涓细流。但如今,我却从入海的河流中,看到了一些不同于大海的感觉,也从另一个角度理解了大海,理解了坐落在这边的这座城市。我相信这是时间的恩赐。人到中年,对人与事的态度,会变得越来越理性和从容。

这座城市,让我看到大海,也看到融入大海的河流。那天在海边玩耍,我的女儿不停地用双手捧着浪花,骄傲地向我喊道:“这是大海的赐予!”

这个蹒跚学步的孩童,看到了浪花的美,懂得这是大海的赐予。她以自己的方式,教会了我如何看待人与海的关系,如何珍惜每一朵浪花,就像珍惜每一个平凡的日子。

山歌悠扬

赵晏彪

时入深秋,重庆黔江芭茅花开得正盛。花随风浮荡,如云霄流过。

那晚的月亮格外圆,也分外明。饭后,我想去河边走走,夜晚的廊桥甚美。刚走上廊桥,就听见一阵歌声从桥头飘来。原汁原味的山歌!我不禁脱口而出。

只见在桥头一角,红灯笼的映衬下,游客们正围着一位拉手风琴的中年汉子,在他的周围,有几位穿民族服装的妇女,正跟着琴声吟唱。

掌声,欢呼声,此起彼伏。我站在人群中静静欣赏。让我惊奇的是,无论人们点什么歌,那位手风琴师都能演奏得让大家满意。

第二天一早,我和几位朋友奔赴当地扶贫先进村采访。路上跟当地朋友聊起昨晚的经历,没想到,朋友脱口而出:“他叫王志凌,我们都认识,不仅唱得好,还会写诗呢!”

朋友的话更引起我的好奇。我决定晚上再去风雨廊桥找找他。

黔江的景色真美,田野间远远望去,无处不入画境。当晚我来到风雨廊桥,王志凌果然在,正一个人自拉自唱。一曲之后,我和他聊起家常,慢慢了解到他的故事。

王志凌是重庆西阳人,喜欢唱山歌。2016年在西阳景区摆地摊,吸引许多游客围观。久而久之,他就想,如果能组织一支山歌队在景区表演,说不定会成为景区的一个亮点。可是由于种种原因,这个想法一时没能实现。

王志凌不甘心。他又走访周边的秀山、彭水和黔江,最后决定在黔江试一试。他找到黔江相关部门领导,表达了组建山歌队的想法,没想到当地大力支持,不仅欢迎他来,地方还由他选。

那一刻,王志凌内心充满兴奋。没过多久,王志凌就选定了现在风雨廊桥的桥头作为落脚之地。说着,王志凌向身后的风雨廊桥指去,那廊桥上悬挂着的一个个红红的灯笼,正在微风中摇曳。

这时候,几位山歌队员见我在采访王志凌,都围了过来。

“你采访王老师就对了。当时他走街串户,劝说志同道合者一起加入,但是很多人都拒绝了。”一位歌手说。

“当时他请我加入的时候,我也不想来的。我觉得那些调儿很难找,现在年轻人都喜欢唱流行歌曲。”一位叫冉琳的歌手快人快语,“听王老师自己说,他也灰心过,甚至想过放弃,但最后还是坚持了下来。”

这时候,一旁的王志凌说话了:“我总觉得,唱山歌最重要的是用感情唱,没有感情,唱出来是感染不了人的。我常常给队员们讲山歌背后的故事。如今,山歌队的队员们都会唱十几首山歌了,他们唱的这些歌子全是长期深入各区县搜集而来、加工而成的。”

“还有一个故事,我一生都难忘。”王志凌说得兴奋,打开手机,指着图片说:“这是我采风时的收获,阿蓬江采茶歌的诞生,就得益于一位老奶奶唱的山

歌……”

原来,有一次在濯水景区广场,王志凌偶然听见一位老奶奶唱山歌,感觉曲调很优美。可等手头事情忙完了去找,就再也找不到人了。那段时间,王志凌脑海中始终盘旋着那个旋律,也不停在打听。半年之后,才打听到那个旋律来自梨湾。王志凌驱车前往梨湾,幸运地找到一位九十岁高龄的老奶奶。这位老人家记性好,把她年轻时候从自己婆婆那儿学来的山歌小调完完整整地唱出来。一口气唱了六首。从此以后,王志凌成了老人家的常客,每一次去,他都有收获,采茶歌就是收获之一。

说到采集歌曲的经历,王志凌笑得像个孩子。

在黔江,像王志凌一样的人还有很多。在他们唱歌的时候,我从他们的脸上看见了他们对山歌的热爱和真情。我被他们感染着,瞬间有了创作的冲动,于是打开电脑,文字像阿蓬江水一样流淌出来……

大地